

新诗评论

2011年第1辑
NEW POETRY REVIEW

诗

总第十三辑

观察与言论

中国当代诗歌的媒体化 [英]殷海洁著 / 杨坤译

2010年中国内地诗界回顾 周瓊

商禽研究专辑

进入事物内质的代价 翁文嗣

外面逃亡，里面超脱 叶颢冕

兵此一生

——我读商禽 黄国弘

张枣研究专辑

重释“伟大传统”的可能与危险 余昶

护身符、练习曲与哀歌：语言的灵魂

——张枣论 王东东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

——张枣诗中鸟意象的变形记 颜炼军

文学史……现代性……秋夜 张枣

张枣生平与创作 颜炼军编

诗人研究

质朴诗的未来学

——读陈鹤诗集二种 马雁

论“房山想象”对中国第三代诗歌美学的省思与调校 陈大为

许世旭纪念专辑

那盏灯永远亮着

——怀念我的韩国兄弟许世旭 谢冕

怀念“三弟”许世旭先生 严家炎

我心里一份永久的珍藏

——怀念许世旭先生 孙玉石

访谈

诗歌的回音壁在哪里？

——张真访谈录 周瓊 伊索尔

翻译与接受

当代艺术的十五个命题

——怎样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法]阿兰·巴迪乌著 / 伊索尔编译

著者、译者简介

编后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诗

总第十三辑

新诗评论

2011年 第1辑
NEW POETRY REVIEW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评论. 2011年第1辑(总第十三辑)/谢冕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301-19014-2

I. ①新… II. ①谢… III. ①新诗—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5594号

书 名:《新诗评论》2011年第1辑(总第十三辑)

主 编:谢 冕 孙玉石 洪子诚

本 辑 编 辑:周 瓚

责 任 编 辑:张雅秋

封 面 设 计:奇文云海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9014-2/I·2351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6.75印张 240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观察与言论

中国当代诗歌的媒体化	[英]殷海洁著/杨坤译(3)
2010 年中国内地诗界回顾	周 瓚(24)

商禽研究专辑

进入事物内质的代价	翁文娴(41)
外面逃亡,里面超脱	叶觅觅(48)
兵此一生	
——我读商禽	黄同弘(52)

张枣研究专辑

重释“伟大传统”的可能与危险	余 畅(63)
护身符、练习曲与哀歌:语言的灵魂	
——张枣论	王东东(104)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	
——张枣诗中鸟意象的变形记	颜炼军(132)
文学史……现代性……秋夜	张 枣(156)
张枣生平与创作	颜炼军编(160)

诗人研究

质朴诗的未来学	
——读陈舸诗集二种	马 雁(173)
论“房山想象”对中国第三代诗歌美学的省思与调校 …	陈大为(186)

许世旭纪念专辑

那盏灯永远亮着

——怀念我的韩国兄弟许世旭 谢冕 (207)

怀念“三弟”许世旭先生 严家炎 (210)

我心里一份永久的珍藏

——怀念许世旭先生 孙玉石 (212)

访谈

诗歌的回音壁在哪里？

——张真访谈录 周瓚 伊索尔 (221)

翻译与接受

当代艺术的十五个命题

——怎样不做一个浪漫

主义者？ [法]阿兰·巴迪乌著/伊索尔编译 (247)

著者、译者简介 (258)

编后记 (261)

观察与言论

[英]殷海洁著/杨坤译:中国当代诗歌的媒体化
周瓚:2010年中国内地诗界回顾

中国当代诗歌的媒体化

[英]殷海洁著/杨坤译

本文通过对当下中国诗歌与大众媒体相互作用的个案观察,旨在阐明现代大众媒体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尽管诗歌的创作和发行一直以来都依托于媒体,但直至近年媒体技术对诗人、读者和批评家的影响范围才飞速扩大。^① 现今,诗人和读者都能接触到诗歌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技术,如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设备、摄像机、电视和电台广播,也都能利用词语、形象、声音和实物间无穷的相互作用。伴随着媒体技术的扩张,大众媒体这一凭借媒体平台散布信息并以创造受众、维持受众数目为目的的商业组织^②,其作用范围和影响力也在增长,以至于无论讨论现代生活的哪个领域都很难不考虑媒体对它的影响,中国当代诗歌也不例外。

任何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作者是谁,采用什么体裁和风格,写得如何,受众有多大,哪些诗人被大量阅读和翻译,哪些诗更流行,诗歌应该承担或已经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等等)都必须从媒体说起。有关这些问题的回答,人们从报纸、期刊、书籍、互联网上均可获知,偶尔也可见于电视报道。诗歌观察者以及诗人自己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描述和报道无一不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艺或个人的利益达成妥协。考虑到媒体在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无所不在,衡量媒体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

① 在现代媒体技术到来前,主要的媒体有人类的声音、书写、雕刻和印刷。

② 此定义见 W. James Potter in *Arguing for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Mass Media Scholarship* (Los Angeles: Sage, 2009), p. 32。

诗歌界如今常常悲叹,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现代诗歌处于劣势:被大众媒体所忽视,不为学校所重视,也让一些更易商品化的文化形式挤出了公共视线。每当诗歌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例如,在报纸、商业网站、电视节目或在年度“最佳”诗选上),它往往显示出简化、模式化、政治化的倾向;大众媒体所采取的描述方法也通常对当代中国诗人与中国新诗的发展显得毫无意义。无数观察评论者开始宣称“诗歌死了”——网上搜索显示,如今关于这一特定说法的词条已逾九万。以下是对新世纪新诗状况的一条代表性评论:

现在读新诗的人有多少?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现在的新诗(不是历史上的所有新诗)基本无人问津,已经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文学体裁,除了新诗的作者和研究者(新诗是他们的饭碗)之外,没有什么人去碰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东西。^①

为了消弭中国社会和大众媒体对当代诗歌地位的消极看法,不妨观察一下现代诗歌在美国和英国的经营现状。20世纪下半叶,有学者记录诗歌在美国流行媒体中的逐渐消失。直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诗歌在大众期刊、杂志、报纸和广播节目中还无处不在,但很明显的是,到了20世纪末,“大众媒体已大规模地抛弃了诗歌”。^②当今,诗歌创作的热情和数量也许与现代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但浏览报纸、杂志,看电视、收听电台或上网的时候,普通消费者几乎不可能偶遇一首诗。换言之,在今天的美国,你要想读诗,就必须知道在哪儿能把它找出来。正如一位美国诗歌批评家在上世纪末所断言一样,“当代诗歌从公共日常交谈、高等学校教室、书店和主流媒体中惊人的消失表明,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正在消失或不再被想起”^③。写于2010年初的一篇美国诗歌博客或许与中国当代诗歌的评论者持同一调调。

① 萧清:《新诗》,原载《火种诗刊》,2004年10月,见<http://t123zmq.blog.163.com/blog/static/312439200812794016521/>。

② John Spaulding, "Poetry and the Media: The Decline of Popular Poetry",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3 no. 22 (1999), p. 151.

③ John Barr, "American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Poetry* (Sep. 2006), <http://www.poetryfoundation.org/journal/article.html?id=178560>.

这篇博客的题目是《让诗歌死亡》，其中作者说道，“正如公众所认为的那样，诗歌早已跟着现代派一起死亡”^①。

英国和中国一样，是一个产生过无数著名诗人的国家，英国的诗歌传统也可以回溯几百年到英语刚起源那会儿。人们或许会认为，与别的国家相比，诗歌在英国死得要艰难些。从某些方面来看，此想法或许没错：英国在每年十月举行的“全国诗歌日”通常能吸引主流媒体的报道并在全国的学校里引起关注；英国“桂冠诗人”的传统延续至今，有重大国事发生的时候（如皇室成员的诞生，千禧年或世界杯），英国政府会委托桂冠诗人着笔写诗，发表在全国性的报纸上；至少一个和诗歌有关的正式职位——牛津大学诗歌教授——最近激起全国范围的讨论，讨论主要围绕着谁有资格担任这一神圣的职位；^②大部分书店仍然为个人诗集以及各个主题的诗选留有一席之地。但除此之外，诗歌已经大范围地从主流媒体频道消失，并且与美国的情况一样，一个普通英国公民若能叫出一两个健在诗人的名字就已经是好的了。虽然如此，英国诗歌的现状和名声尚未达到让评论者宣称“诗歌死了”的地步。对于英国人而言，欣赏诗歌所面临的问题，也主要是去哪儿能找到它，这一点和美国一样。

在中国，我发现自己在各种场合和中国人（包括在商店里遇到的陌生人、出租司机、服务员、我博客的读者，以及同事、教师、学生和朋友）聊天时，他们一得知我的研究方向，第一反应要么是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中国当代诗歌的存在，要么认为我把职业生涯奉献给它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选择。另一些则会背诵一两句顾城、北岛、舒婷的诗，他们不断向我打听，我如何看待赵丽华的诗，以及她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主要源于两处：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虽然大部分中学生对现代诗歌的了解只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但偶尔看看新闻的他们还是比同龄的英美

① Anon, "Let Poetry Die", <http://poemshape.wordpress.com/2010/01/14/let-poetry-die/>.

② Press Association, "Oxford professor of poetry Ruth Padel resigns" (25 May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9/may/25/ruth-padel-oxford-poetry-resigns>.

中学生有优势：他们能够说出几个当代诗人的名字，并且听说过近十年中国当代诗歌界所发生的至少一件大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可能意识到五四以来围绕着中国新诗创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什么是现代诗歌？什么是好诗？什么是诗人？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媒体对诗歌现象的报道重新引起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这起码表明，中国有一些人对创作和阅读现代诗仍然充满着激情。当许多诗人痛斥诗歌的公众地位正在下降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对现代诗歌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超过其他国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澄清大众媒体对中国当代诗歌到底施加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媒体在当代诗歌的发展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下面要先介绍本文所利用的理论框架，进而分析几个个案：中国诗歌排行榜，赵丽华诗歌事件，以及地震诗。论文的后半部分要检查主流媒体在报道诗歌话题时所凸显的文化和媒体假设（或曰“逻辑”），并思考这种假设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

媒体化

“媒体化”一词被媒体研究者用来界定大众媒体和大众媒体技术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尽管有人常常混用“媒体化”和“媒介化”这两个术语，但它们实际上有明显的不同。“媒介化”适用范围比“媒体化”更广，指任何通过中介机构发生的过程，中介与媒体化的中介不同，不限于大众媒体和大众媒体技术。在英文中，“媒介化”还有“调解”的意思，而媒体化没有。贾瓦德（Stig Hjarvard）将媒介化描述为“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以媒介为手段的具体沟通行为”^①。而媒体化“指的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在此期间，社会和文化机构及其相互作用的模式随着媒体影响的扩大而改变”。确切地说，媒体化指的是：

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正在越来越多地服从或依赖于

^① Stig Hjarvard,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Vol. 29 no. 2 (2008), p. 114.

媒体及其逻辑。此过程的主要特点是两重性：当媒体把自己整合进其他社会机构运作的同时，自己也获取了等同于社会机构的地位。因此，社会互动——在各机构内、机构之间和整个社会内——都必须通过媒体而发生。^①

贾瓦德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媒体化，一种是直接而强大的，另一种是间接而较弱的。^② 直接媒体化是指非媒体化行为向媒体化行为的转变（由亲自去银行变为使用网上银行，由用纸笔写诗变为在网站上发表），意味着一种行为是通过与技术中介的相互作用来发生。间接媒体化指的是一个更广泛的过程，意味着某一特定行为越来越受到“媒体逻辑”的影响。贾瓦德把后者定义为“媒体的制度性和技术性手法，包括媒体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源的正式与非正式手法”。^③ 据贾瓦德和其他媒体研究者声称，媒体化并非某国独一无二的现象，反而应该被理解为现代化的一部分，是随着都市化、全球化、个人化而来的一个宏观过程。^④ 尽管这个过程的特定结果在各国家和地区间有所不同，但每个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社会都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媒体化。^⑤

那么，以上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代诗歌和媒体的关系有何帮助？我们又如何把媒体化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中？正如前面提过的，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任何评价都必须从媒体开始，除非你能直接接触到诗人本身，否则诗歌文本以及关于诗歌的信息和话语只能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来获得。据此，我们可以假设，大众媒体通过选择性地出版诗人的作品，选择性地报道与诗歌有关的事件，以及选择性地对某些诗歌问题予以关注，部分决定哪些诗能够被广泛地阅读、出版、编入诗选，哪些诗人更出名，更会被研究和翻译，哪些诗人的哪些作品会被写入学校教材和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从而也部分决定新

① Stig Hjarvard,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Vol. 29 no. 2 (2008), p. 113.

② Ibid., p. 114.

③ Ibid., p. 113.

④ Ibid., p. 132.

⑤ Ibid., p. 113.

一代诗人创作的努力方向。

本文认为,正是许多中国当代诗人对大众媒体力量的准确认识,使他们吸收了媒体逻辑并在其诗歌活动中加以实践。同时,“有中国特色”的媒体也影响着中国公众接近当代诗歌的途径和观察视角。^① 本文利用媒体化作为一个广泛社会过程的概念来考察大众媒体和中国当代诗歌的互动关系。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内地主流大众媒体呈现的媒体假设或说“逻辑”是什么?在对中国当代诗坛的媒体报道中这些逻辑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对于媒体实践的理解是以什么方式整合进中国诗人的思考和行动中去的?最后,媒体及其相伴的逻辑对中国当代诗歌而言是一个积极的,消极的还是暧昧不清的力量?

赵丽华事件

在 2006—2007 年的中国,只要你能接触到大众媒体并有机会经常上网,你就很难避免听到赵丽华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关于赵迅速声名狼藉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在 2006 年 9 月,一位中国网民偶尔读到诗人赵丽华几首短小的口语诗歌,决定转发到网络论坛上,以作笑料。其中最有名的也许是那首《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②不久,无数赵诗的恶搞版(所谓“梨花体”)遍布网络,还被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用来揶揄中国诗歌“你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对于赵诗的代表性回应可见于如下诗句:“我明白诗歌就分段而已/从此我欢呼/诗歌没死/丽华用华丽的诗教育了我/原来我也能写诗。”^③诗歌中的讽刺显而易见:赵丽华告诉世界,要想拯救诗歌,只需摁下“回车”!

网民很快发现,赵丽华不是一位普通诗人,而是作协会员、“国家

① 意识到媒体巨大的影响力之后,全世界的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在内,操控媒体为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议事机制服务。因此,为审查媒体及流通中的文化文本而建立审查机制是不可避免的。

② 这首诗和赵的其他几首诗见 <http://news.sohu.com/s2006/06nvshiren/>。

③ <http://news.163.com/06/0919/20/2RDLD1M4000121EP.html>。

一级作家”、官方诗歌刊物《诗选刊》的主笔、几本诗集的编者、国家级文学大赛的获奖者,并为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当过一次评委、诗选和诗歌期刊的主编、一些国家级和地方报纸的长期专栏作家。了解这些之后,“梨花体”一事就变成了一桩丑闻。许多网民甚至认为,赵诗如此拙劣,说明她不可能是凭文学才能获得上述荣誉。由此,关于赵丽华诗歌的批评迅速延伸到了当代文学的建构机制上。

随着国家级报纸对这一集体性恶搞事件的报道,有关此事的论争从互联网转向印刷媒体。甚至如《人民日报》这种较保守的党报都发表了评论。包括80后小说家韩寒在内的媒体名人,亦紧追潮流,抓住机会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和诗坛的堕落彻底抨击了一番。9月26日,韩寒的博文《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①在报纸和网上被广泛转载。不久就有诗人对此做出回击。沈浩波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博客中对韩寒的激烈反驳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点击和众多评论。^②新浪网随后邀请沈浩波和赵丽华参加一个在网上直播的面对面谈话节目,对韩寒的评论进行回应。^③

赵丽华诗歌事件在2006年9月底进一步升温。9月30日,“废话”诗人杨黎在北京第三极书局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的主旨是支持赵,并向公众证明口语诗歌的真正价值。参加朗诵的诗人当中,苏非舒的自我表现最极端:他脱光了衣服站在台上,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朗诵诗歌,致使书店切断了供电,苏也被警方拘留了十天。此事被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接着相关新闻被新浪^④、搜狐^⑤、中国新闻网^⑥、《南方周末》^⑦、安徽在线^⑧等许多国家级和地方级新闻媒体摘录。“裸体朗诵”事件甚至上了某些重要媒体的晚间新闻,包括北京台

① 此文见 <http://culture.163.com/06/0930/16/2S9HN8DH00281MU3.html>。

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6ff2b010005uc.html。

③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10/11/content_5187333.htm。

④ <http://news.sina.com.cn/s/2006-10-05/214311167258.shtml>。

⑤ <http://news.sohu.com/20061019/n245886401.shtml>。

⑥ <http://www.chinanews.com.cn/other/news/2006/10-19/806503.shtml>。

⑦ <http://www.infzm.com/content/1897>。

⑧ <http://entertainment.anhuinews.com/system/2006/10/19/001584528.shtml>。

的七点新闻。^①不久后,在10月27日,一个严肃的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旨在反思赵丽华诗歌事件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这次会议由许多以北京为驻地的诗人组织发起,并由半官方诗歌期刊《诗歌月刊·下半月》、非官方的文学期刊《伯乐》和乐趣网共同赞助。会议的名称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建构专题研讨会”。好几个国家级报纸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中文台等电视媒体的记者都在场,事后做了专题报告。

从网络论坛,到无数商业网站关注、新华社报道、北京裸体诗歌朗诵会和“颠覆”会议之后的电视广播报道,赵丽华事件主要通过媒体发生并成为一次众所周知的“事件”(而不仅是数以万计孤立的被公众忽视的恶搞之一)。然而,此事件不能仅仅归功于媒体行为:诗人对赵丽华恶搞事件的积极回应也同样展示了一种对媒体逻辑的把握。与韩寒舌战、通过博客、网络论坛和印刷媒体散布消息、邀请大众媒体参加诗歌会议、在书店的摄像机前脱衣裸体朗诵,这些都是诗坛吸收了媒体实践的绝好例子。诗人决定对网民的恶搞行为采取行动,因此吸引了媒体的更多关注,最终结果是,赵丽华诗歌事件严重影响了公众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关注视角,使得中国人可能把赵诗看做是当代诗歌创作的典型代表。

中国诗歌排行榜

和赵丽华诗歌事件一样,没有大众媒体的介入,中国诗歌排行榜就不可能引起普通公众太大的关注。也和赵丽华诗歌事件一样,在这一事件中诗人与媒体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2007年初,正当赵丽华事件尘埃落定的时候,一批驻扎在南京的学者和诗人组织的现代汉诗研究计划发布了“中国诗歌排行榜”,其目的是对自2006年以来的诗人、诗歌、出版物和名人进行评价和排名。此排行榜的评委包括两位大学讲师,两位副教授,两位诗人,两位持有博士学位的批评家和一位全职大学教授。在对2006年诗歌排行榜的解释中,他们宣称:“年度评榜是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6-10/17/content_5212804.htm.

‘诗歌研究计划’中类似清理债务的工作,是希望有责任地克服各种刊物、机构和小圈子的种种缺陷,对一年中的作品、人物、出版物给予公正的评价。”^①他们继续解释道,之所以需要一个公正的评价,是因为随着物质文化的日益商业化,诗歌在主流文化中被边缘化,而诗坛虽说很活跃,但也呈现出“不乏盲目、茫然、虚浮,甚至是喧嚣扰攘的场景”。也许为了表明他们不同于卷入赵丽华事件的人们,中国诗歌排行榜的评委声称自己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他们的评价来自于“细心的搜索、观察、整理、研究、提炼”^②。

此次评选的结果很简单。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评选出十首诗进入了“好诗榜”,十首进了“庸诗榜”,此外还有一个最佳诗选和最差诗选奖、最差诗歌期刊奖、三位“年度诗性人物”奖,六个最具贡献人物奖和三个官方出版物贡献奖。评委们声称,中国诗歌排行榜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现状一个“寂寞”的反应,但此说法与他们的行为格格不入。排行榜中比较引人瞩目的评价包括,萨达姆·侯赛因被评为“年度诗性人物”之一;著名“知识分子诗人”孙文波竟然出现在“庸诗榜”;获奖的庸诗中包括题为《章子怡漂亮不漂亮?》的一首口语诗。

通过把诗歌、诗人和出版物统统分为“好”和“庸”,同时也把一些大人物如影星章子怡和最近被处决的萨达姆放入名单中,中国诗歌排行榜展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与中国每年举办的无数诗歌竞赛不同,此次评选没有提名名单,没有颁奖仪式,也没有结集出版提名者和获奖者的作品。此外,评委并不致力于发现“好”诗和“庸”诗的评价标准,而是花费大量的文字去表扬诗人和出版物对当下诗坛活动的贡献,表明评委们更愿意在当下制造一种轰动效应,而不是提出一个清晰的诗歌评价标准。这一点也表现在“好”诗人和“庸”诗人的反应上。

对于中国诗歌排行榜的媒体报道大都集中于“庸诗榜”以及李伟关于章子怡漂亮不漂亮这首诗上。新浪新闻的标题是《10位诗人登上

① “2006年诗歌排行榜在南京发布”,见 http://discovery.cctv.com/20070124/106863_1.shtml。

② 同上。

“庸诗榜”孙文波列榜首赵丽华没上榜》^①；搜狐复制了《江南新闻》一篇文章的标题《南京“学者版诗歌榜”引来各方激辩》^②；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诗坛糗事不断各界评说“2006 年度庸诗榜”》^③；各家娱乐网站都在八卦“诗人为章子怡写诗不幸登上‘庸诗榜’”，^④大部分文章附有章子怡的照片。

媒体对一些名列“好诗榜”和“庸诗榜”的诗人做了原声报道和专访。总的来说，关于孰好孰坏存在分歧，“好”诗人认可此榜，“庸”诗人不以为然。韩宗宝发现自己被列入好诗榜就很高兴，表示诗歌榜“比较的公正”^⑤。最著名的“庸”诗人孙文波则不这么认为。在接受生活网的采访时，孙文波承认诗歌榜上他的“那首诗是写得不好”，但没有差到被冠以“庸诗”的称号。^⑥他表示，此事实质上是“借名人之名恶意炒作”，这一观点也被媒体纷纷登载。^⑦

即使不考虑到入选 2006 年和 2007 年中国诗歌排行榜诗人在大众媒体上的反应，诗歌榜的发明者也已成功地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与主要靠媒体炒作起来的赵丽华事件不同，中国诗歌排行榜经过精心策划，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媒体报道的宣传效应，并且在诗人、批评家和普通公众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就这一方面来说，中国诗歌排行榜是成功的。虽然它在确立中国当代诗歌评价标准方面的努力十分可疑，但至少可以断定，诗歌榜进一步证明了当今中国诗歌和媒体的互动本质。

地震诗

地震诗，也叫“地震诗抄”、“抗震诗”或“汶川诗歌”，指 2008 年 5·12 地震之后席卷全中国的集体诗歌创作浪潮。从震后那天起，数以万

① <http://news.sina.com.cn/c/2007-01-23/122211068050s.shtml>.

② <http://news.sohu.com/20070121/n247736641.shtml>.

③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7-01/25/content_5647460.htm.

④ <http://cul.sohu.com/20070123/n247792497.shtml>.

⑤ <http://news.cctv.com/performance/20070121/100086.shtml>.

⑥ http://culture.qianlong.com/6931/2007/01/26/53@3637707_1.htm.

⑦ 同上。